

第一章 穿越來矯正歷史

今年的春日來得特別的早，還未二月二龍抬頭，院子裡的桃樹已經抽了新枝，幾朵花苞掛在樹梢，粉嫩嫩的透著生氣。

司琴絞了帕子給床上的少女敷在額上，忽聽門板輕輕響動，便起身繞過黃花梨鑲玉屏風，就見一披著斗篷的紫衣小姑娘進來。

司琴笑道：「知書，妳可算是回來了。」

知書輕輕點頭，一面解了身上的斗篷，一面繞過屏風。

見床上的少女沒有醒轉的跡象，知書就坐在了床前，伸手探了探被中，不多時便取出一個湯婆子來。

「有些涼了，妳去換了新的來。」

司琴應下出去，不多時又折了回來，將重新灌了熱水的湯婆子納入被中。

知書又給床上的少女擦了擦臉，問道：「姑娘醒過麼？」

「只醒了一下，之前吃了粥，很快就昏沉沉的睡著了。」司琴說道，又輕聲問：

「太太怎樣了？」

「老樣子罷了，這次太太被姑娘氣得不輕，我去的時候瞧見咳疾又犯了，如今咳得厲害，身子累不說，心裡更苦。可是咱們這些做奴才的又能說什麼？姑娘是太太親生的，現在母女間有這樣的隔閡，若不是二太太這麼多年挑撥……」

知書說到這裡，聲音戛然而止，搖了搖頭，「罷了罷了，怎能說二太太的不是？叫姑娘聽了，只怕又要和我們置氣！現下孫嬈嬈還伺候在太太跟前呢，也抽不了身回來，只囑咐我們好好看顧姑娘。」

司琴也是歎了一口氣，半晌後道：「我看姑娘這次雖是病了，但病好以後，只怕免不得一頓好罰呢！不過若是依了我，姑娘確實該罰。也是咱們太太委實太疼姑娘，雖說是親生的，該罰也得罰，沒有什麼壞脾氣是一頓好打解決不了的。」

「司琴！這話也是妳能說的嗎？」

閉著眼睛躺在床上的季瑤，聽著知書斥責司琴的話，心中卻是苦笑。

原本休假的時候被叫回去加班就夠悲慘了，誰知道執行任務，會穿越到一個重病而亡的女孩身上。

雖說她穿越前不過二十六歲，但在時空局中，也算是數一數二敢拚的資深探員了，現在時空局那些剛畢業的新鮮人們都是她一手帶出來的，當然，穿越出任務的次數也不少。

時空局的規矩是，凡是為了矯正時空亂流的穿越，寄宿的身體身分都是公開的。只有這一次，局長表示是「驚喜」，身體的身分保密，誰知局長把任務內容一說，下面的小菜鳥個個以上有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嬈要顧，下有好幾隻還沒斷奶的喵主子汪主子要養為由，哭著喊著不敢接任務。

所以她就被局長抓回來頂包了。

想到這裡，季瑤無聲的歎了口氣，能被自己的貼身丫鬟評價為欠收拾，也不知道原主平日是個怎樣的人，這樣又該怎麼完成任務？

記得局長告知的任務內容是這樣——

「因為時空亂流的影響，平行時空的千古一帝楚武帝不能登基，還因母親早死的緣故，懷疑嫡母去母留子，策劃殺嫡母宋皇后。妳的任務，就是要扶持楚武帝登基，絕對不能夠出現半點閃失。」

好吧，她明白時空亂流會造成什麼樣不可逆轉的影響，所以亟需有人去做這個任務。但既然是這樣緊急的任務，又怎麼會讓自己穿越到一個病人身上？

如此於情於理都不合的事，實在是奇也怪哉！

正想著呢，她耳邊傳來司琴輕輕的叫喚聲——

「姑娘，姑娘。」

不懂這次宿主的選擇是怎麼回事，而方才的隻言片語只能得到很少的訊息，季瑤好頭痛，對於這樣可能多說錯多的時候，最好的方法是閉口不言，但現在……好吧，裝睡也裝不下去了。

見季瑤緩緩睜開眼睛，知書給她墊了一個迎枕，將她扶起來，這才從司琴手中接了藥碗，「姑娘又該吃藥了。」

看著青花瓷碗中褐色的藥汁，季瑤皺了皺眉，卻沒有抗拒，順從的喝了知書餵來的藥後，被獎賞性的給了一粒蜜餞吃。

「今日這般難得，姑娘竟然肯自己吃藥了，委實讓人歡喜。」知書收拾了藥碗，要拿去給人洗，在走之前吩咐道：「司琴，妳照顧姑娘。」

司琴點了點頭。

看著長相可愛的司琴坐在腳踏墊上，季瑤微微一笑，對於長得可愛的小孩子，大多數人都是喜歡的，只是下一刻，她想到一件事，不由得蹙了蹙眉。

連丫鬟都不過十二三歲的樣子，只怕這具身體的年紀就更小了，一個小女娃是要怎麼執行任務？

這樣想著，她說：「將鏡子拿來。」

司琴一怔，還是起身去端了銀鏡來，「姑娘也別惱，如今在病中呢，憔悴了些也是自然的，待好了便漂亮回來了。」

季瑤漫不經心的應著，見鏡中人一雙含情目，顧盼間靈動非常，瑤鼻小嘴，雖然才十一二歲，帶著青澀的感覺，且面色憔悴，仍看得出是個美人胚子。

季瑤旋即鬆了一口氣，十一二歲，倒也不算十分小。

看季瑤表情沒有不悅，司琴把鏡子放回妝台，這時知書回來了。

知書先看了看季瑤的神色，坐在了腳踏墊上，想了想還是開口說：「姑娘且聽我一句，也別再使性子了，太太好歹是姑娘的親娘啊，總不會害姑娘的。還有大爺和三爺，昨兒個您氣昏了太太，大爺三爺也是情急之下才說了那些話，難免傷了姑娘的心。兩位爺素來極疼姑娘，姑娘心中跟明鏡兒似的不是？」

季瑤細細的咀嚼過這些話後，不禁有點頭痛。

原主是太太生的，乃是嫡女，但昨日將親娘氣昏了……即便是平行時空，孝悌之義都是共通的，她在無數次的任務之中早已經明白了這一點，那就說明……犯了這種大錯，直接打死都可以吧！

自己居然抓到這樣爛的一手牌！

想到自己出發前局長和副局那高深莫測的笑容，季瑤頓時明白所謂的驚喜是什麼了——要發揮探員的優秀能力，在最艱難的環境中打拚出一片天地啊！

季瑤的眉頭都揪起來了，看著知書和司琴關切的眼神，只能搖搖頭，「我如今腦子裡亂得厲害，暫且不要和我說這些了，妳們都下去吧。」

知書和司琴相視一眼，認為季瑤說這話是不願意面對現實，但身為奴婢的，也不好說主子什麼不是，只能無奈地為季瑤蓋上薄被，離開了床邊。

不多時屏風後面傳來司琴很輕的聲音，季瑤屏氣凝神，這才勉強聽清她說了什麼。

「雖然老太太罰了姑娘，但也是做做樣子罷了。就怕這件事傳到了靈州讓老爺動氣了，要家法伺候，姑娘細皮嫩肉的，若是打壞了……」

「這事根本壓不住……」

那聲音漸漸又聽不清了，季瑤咬了咬下唇，伸手揉了揉又開始發熱的頭，還沒挨打就覺得身體開始痛。

季瑤闔了闔眼，靜默了半晌，腦中忽又有些混沌，轉瞬便多了好些不屬於自己的記憶，兩種記憶相互交錯，讓她有些迷糊。

饒是季瑤出過許多任務，但仍然沒有在瞬間將原主記憶理清楚的能力，索性闔上雙眼，慢慢的將記憶理了一次。

季瑤第一個理順的，自然就是宿主的身分了。

而僅僅只是宿主的身分，就讓季瑤想要咒罵局長了，這次任務的確是「驚喜」——有驚無喜。

這原主和她十分有緣，也是名喚季瑤，乃是大楚長平侯的嫡出小女兒。而她在出任務之前先了解了下狀況，記得有個姓季的侯府嫡女跟楚武帝關係匪淺——

《楚史》：文昭皇后季氏，武帝原配，美而惠，元德二十一年暴斃，年十八，時人皆以其為帝所殺。

所以，現在是左手握了一張牌，名曰「氣昏親媽可以自殺謝罪」，右手握了一張牌，名喚「等老爹知道非打死不可」，面前再飛來一張「楚武帝磨刀霍霍向季瑤」的王牌。

可以不玩了麼？

而等到季瑤理順了所有記憶，才明白自己先前真是太年輕太天真。

執行了這麼多次任務，季瑤敢說，沒有一次比這次的任務更艱巨的。

楚史之中對於文昭皇后的描述只有寥寥數語，但卻給出了「美而惠」這般高的評價，雖說不知道歷史上的文昭皇后是否真的這樣美好，但就她接收的記憶來看，除了中二病之外，已經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給原主了。

季家先祖從龍開國，獲封長平侯，如今爵位已然傳到第四代了，長平侯季延年如今年近五十，乃是一方刺史，任滿回京後，只怕能坐到更高的位置。

原主身為長平侯的幼女，本該是千嬌萬寵著長大，但因為就這時代而言，其母羅氏在生她的時候已然算是高齡產婦，遭遇了難產，差點將自己的性命斷送。雖說救了回來，但大出血後身子便衰弱了，如今成了藥罐子。

而季延年和羅氏感情甚篤，見妻子為了替自己誕下女兒傷了身子，憐惜之下，親

自送了老妻去京郊的莊子養病。

雖說季延年有空就會帶著原主去看羅氏，但大多時候季瑤還是待在長平侯府跟著老太太和二太太姜氏生活。

然而壞就壞在這裡，因為羅氏年輕時候十分有能耐，從來都是說一不二，無形之間妨礙了老太太的利益，讓老太太十分不喜。

因為不喜羅氏，老太太對於原主也是淡淡的，還時常在原主跟前說她娘不是個好東西，而二太太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，也拐彎抹角的告訴季瑤，她娘生了她卻不要她，還不如自己這個孀娘對她關照得多。

小孩子看事情都很直接，哪裡會去深思母親不在身邊的原因，時日一長，腦中便種下了一個念頭——那就是娘生了自己卻又不要自己，此乃為母不慈，二孀對自己那樣好，比自己親娘還好。

若是有人對原主糾正解釋一二也就罷了，但奴僕們不敢教訓主子，唯一的親姊妹又比原主大了近二十歲，她還沒出生就嫁了出去，父親和哥哥們更是各有各的事情要忙，等到發現事情不對，也已經來不及扭轉了。

等原主長到了七八歲，羅氏身子好了些，終於回了長平侯府，見小女兒和自己不親熱，也是心酸，努力地想要接近女兒，效果卻不好，日子一年年的過，雖然季延年也察覺不對，幫著教女，卻同樣沒能扭轉原主對羅氏根深蒂固的不滿，而就在這時候，皇帝一紙詔書，讓季延年外任靈州刺史，立刻走馬上任。

這下事態嚴重了，沒了父親管教，又進入了叛逆期，更不用說原主對於母親原本就有無盡的怨恨，故此，前日裡姜氏又跑到原主面前挑撥離間，原主就炸了，衝到羅氏跟前說羅氏為母不慈。可憐羅氏強悍了大半輩子，被小女兒指著鼻子罵，一口氣沒喘過來，昏了。

這下事情可算是鬧大了，老太太雖說不喜大兒媳，但不罰不行，讓原主在院子裡跪了兩個時辰，原主剛起身，原本就很委屈，兩個親哥哥又來斥責了幾句，這下原主玻璃心碎了一地，認定兩個哥哥也不疼自己了，自己成了孤鬼兒一個，委委屈屈的哭了一夜，第二日便發起了高熱，然後沒熬過去就走了。

想到這，季瑤掐了掐眉心，雖然她能理解原主的心思，可氣昏老娘這事，要嚴格處理，直接打死也沒人說什麼不對，即便羅氏憐女兒年幼不予追究，這樣的事傳了出去，想來她這輩子便毀了，若是再不做點什麼補救，只怕和楚武帝裴珽連關係都搭不上，遑論輔佐他依照正史登基為帝了。

雖說沒有偉大到願意將自己送給裴珽殺了，可任務是一定要完成的，否則她就會一輩子被困在這時代。

季瑤於是認真思索起來，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修補和羅氏的關係，但這件事非常的困難，不必想也知道現在羅氏有多難受，身上的傷害也就罷了，心理上的創傷才是最疼的，也是最難撫平的……

這樣想著，季瑤提了幾分力氣叫喚，「知書，司琴。」

聲音還沒落下，兩個小姑娘已然進來，憂心的看著她，「姑娘有何事吩咐？」

「太太怎麼樣了？」季瑤思忖片刻，還是很自然的問道。兩個丫鬟卻臉色陡然一

變，雙雙咬著嘴唇低下頭去，根本不敢說話。

自家姑娘和太太的關係，府上但凡有眼睛的都看得明白，現在姑娘竟然先問了太太的情況，是不是病糊塗了？

兩人這樣想，也不敢先說話，以免一會子姑娘又惱。

至於孫嬤嬤去伺候羅氏的事，她們更不打算說，覺得說了季瑤肯定會發怒。

見她們這樣，季瑤也是無奈，女兒過問親娘的情況，都能讓下人這樣害怕，關係真的是差到極點了。

季瑤勉力支撐起身子，「我問妳們話呢。」

司琴撇嘴道：「知道姑娘問話，可是、可是咱們不敢說啊！」又看了知書一眼，忙給季瑤墊了個迎枕，「一會子姑娘惱了，惱壞了身子才不好。」

季瑤忙道：「我既然問妳們，自然是真心想要知道的。她是我娘，再有什麼不是，她也是我親娘，我連問問她都不行？」

說到這裡，她又佯作氣急，咳了好幾聲，知書趕緊給她拍背，「姑娘別惱，咱們不過怕姑娘生氣，也沒有別的意思，這就稟告姑娘，太太昨兒個已經醒了過來，只是咳疾又犯了。」

季瑤點了點頭，「我省得了。」故作思考了下又道：「孫嬤嬤呢？」

兩人臉色又變了，季瑤這話也是明知故問，剛醒來的時候，她就聽到了兩人的對話，說是孫嬤嬤正在伺候羅氏。

在原主的記憶中，孫嬤嬤原本是羅氏的陪嫁侍女，因為羅氏去莊子養病的時候，不放心原主，便將孫嬤嬤給了她，現在羅氏被原主氣昏，孫嬤嬤自然去照料了。

看了季瑤一會兒，知書這才囁嚅道：「孫嬤嬤正在太太跟前伺候呢……」

聽她聲音益發的小了，好像很怕的樣子，季瑤無力地躺倒了才說道：「原本我該親自去的，只是我現在高熱不退，也不能過了病氣給娘親。妳們倆去知會孫嬤嬤一聲，讓她好生照料我娘，我明日再去看她。」

聽季瑤提到羅氏，竟然是一口一個「娘」，知書和司琴面面相覷，姑娘何時喚過太太做「娘」的？

兩人頓時狐疑的看著季瑤，好像想要看出她是出了什麼事一樣。

「我今日昏沉了這樣久，神智倒是清明許多。我也想到了不少事，」兩人的眼神實在是太赤裸，季瑤這十年經歷了那麼多人的一輩子，怎麼可能看不出來，娓娓說道，「娘親生了我，我從未承歡膝下不說，即便她再有不是，也不該出言頂撞，昨日那樣混帳的將她氣昏了過去，於情於理，都是我的不是。」

見兩人目光中的懷疑稍微減了一些，季瑤在心裡吁了口氣，卻更明白原主當初做得有多過分。

她雖沒有做過母親，但光是想像將來自己的孩子指責自己為母不慈，就覺得心中難受，何況羅氏是真切的經歷過，她又體弱，如今只怕是身心煎熬不已。

屋中沉默了一會子，知書想了想，低聲道：「姑娘若是想通了，咱們也是歡喜的。太太到底是姑娘的親娘，應該好好孝順才是。姑娘若真有這個心，養好了身子去伺候太太才是。」又轉頭道：「如今也是晚了，司琴妳去知會孫嬤嬤一聲，我去

傳飯。」

司琴覺得知書說得有理，也不再多想季瑤為何突然想通了，便點點頭。

見兩人不再生疑，季瑤也舒了口氣，看著兩人告退出去。

不多時，小廚房送了晚膳過來。知書指揮了幾個下人搬了紫檀卷雲紋炕桌放在床上，這才給季瑤布菜。

原主還小，更別說如今正在生病，沒有什麼胃口，季瑤吃了一些也就不吃了，揉了揉肚子。

見狀，知書笑道：「姑娘還沒痊癒，怕克化不動，都是清淡的菜色，還怕姑娘多吃呢。」

知書讓人來把菜和炕桌收下去，季瑤坐了一會兒，去知會孫嬾嬾的司琴回來了，兩個丫環伺候季瑤喝藥、洗漱。

最後知書又換了一個湯婆子放在季瑤被中，柔聲道：「姑娘睡就是了，今夜我給姑娘守夜。」

待到第二日，季瑤很早便醒了過來，梳洗後，知書和司琴就把早膳端來，依然是搬了炕桌在床上吃，給季瑤盛了粳米粥，夾了些小菜。

吃了一碗粥，讓人撤了桌子，季瑤道：「將我的斗篷取來，我要去看看娘親。」

知書和司琴互看了一眼，正要說話，季瑤就搖頭制止了。

「我知道妳們想勸我好好歇息，養好了身子再去不遲。只是娘親現在還臥床不起，這事又皆是因我而起，若是待我養好了身子，這才去看娘親，豈不是太不懂事？況且我昨夜總是想著，我這樣辜負了太太的一番慈母之心，哪還能坐得住？只想要趕緊去見太太一面才是。」

季瑤說得振振有詞，司琴兩人也不能多說什麼，知書起身取了一件鐵鏽紅狐皮斗篷將季瑤罩得嚴嚴實實，司琴轉出去喚了人推了車來，知書這才將季瑤扶出了門。剛過垂花門，已然有一輛青布車停在門前，那幾個粗使嬾嬾立在車旁，見季瑤出來，連忙笑著問安。

有人問道：「三姑娘這大清早的去哪裡？身子還沒好全呢，這樣出門，只怕要知會二太太一聲。」

季瑤一聽這話，知道這婆子是想給姜氏賣好，橫了她一眼，「我不過出了院子，人卻是在府裡，還要知會一聲？二嬸已經管著闔府的嚼用，若依妳的說法，二嬸連這等小事也要管，豈不是在說，不聽二嬸的，便無法過日子？」

不料季瑤親自說話了，那婆子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只能尷尬的賠笑，「是，是……」

聽季瑤這般斥責，知書露了幾分笑容，扶她進車裡，自己和司琴則是下了車。

司琴原本就是個心直口快的，此時冷笑道：「嬾嬾也是個心寬的人，現在自鳴鐘才響了七聲呢，按著理兒，二太太還沒醒來。妳倒是去報啊，擾了二太太清夢，

當心一頓好打。」

那婆子給這樣一說，臉上更是掛不住了，閉嘴不敢再說話，等到季瑤坐定，這才尷尬問道：「不知三姑娘是要去哪裡？」

「往正院去。」知書說道。

那婆子立時瞪大了眼睛：「往正院？」

長平侯府乃是昔日季家先祖從龍開國後，高祖皇帝賜下的府邸，而羅氏身為女主人，自然是住著正院。

季瑤和母親的關係，整個府裡無人不知，這樣大清早的去羅氏院中，不由得這婆子不多想。

那婆子在季瑤和司琴手下接連吃了虧，也不敢再開口，心中為羅氏捏了一把冷汗，還是拉著車往正院去了。

等到了正院，因為化雪，地上還有些濕，知書和司琴扶了季瑤下車，就進了院門。幾個粗使婆子看著季瑤往裡面去，霎時歎了起來。

「看來三姑娘是打定主意要將太太氣死了。」

「可別胡說，三姑娘改了性子來賠不是也不一定。」方才那被斥責的婆子開口，「我等會兒還是去跟二太太身邊的寧姑娘說一聲吧，說不準是有什麼事呢。」

季瑤等三人不知婆子們的議論，來到了院中。

此時天色尚早，正院門前也只有一個小丫鬟出來灑掃，甫一見到鐵鏽紅斗篷出現，她只是愣了愣，等看清了穿著斗篷的是季瑤，她嚇得臉色一白，咬牙上前道：「三姑娘。」

季瑤輕輕點了點頭：「太太怎麼樣了？」

小丫鬟忙說：「昨兒個咳了一宿呢，太爺大奶奶和三爺守了一夜，方才才走。」

見季瑤捨了自己，沿著抄手遊廊往房中去，小丫鬟嚇得叫起來，「三姑娘，太太還病著呢，三姑娘給太太留一些清靜吧。」

季瑤轉頭看了她一眼，掩唇咳了幾聲，旋即道：「我不是來找太太鬧的，妳放心就是了。」

見小丫鬟還想說下去，也不再理，向著屋中去了。

甫一進屋，就能聞到一股子藥味，便知主人常年不離藥。迎面的牆壁上掛著紫檀木邊金桂月掛屏，地上擺著兩張帶几酸棗木鑲螺鈿公座椅，中央擺著一張紫檀木圓桌，另一邊靠牆而立一張黃花梨博古架。雖不奢靡，但看得出都是珍品。

季瑤也不怠慢，打了簾子便要進內室去，剛進去便聽見一陣急促的咳聲，旋即傳來孫嬈嬈的聲音，「太太該吃藥了。」

那咳聲半晌不停，好不容易止住了，才有個微啞的女子說話聲響起。

「阿錦，妳回去吧。妳這樣守在這裡，瑤兒若是知道了，又不待見妳。」

「三姑娘年歲還小呢，耳根子軟了些，本不是想要衝撞太太的。」孫嬈嬈勸道，「太太放寬心思才是。」

那女子並不回答，又咳了幾聲，季瑤聽在耳中，有種肝腸寸斷的錯覺。

她自己的父母在她十歲時因為事故雙雙去世，讓她切實的明白何謂「子欲養而親

不待」，故此，如今聽了羅氏的聲音，她心中止不住的發酸。

屏風後面一陣響動，季瑤便見孫嬤嬤出來，她約莫三四十歲，保養得宜，進退有度，怕是尋常人家的小姐都不及她。

孫嬤嬤出來端藥，見季瑤被知書司琴簇擁著立在屏風後面，想到昨日司琴來傳的話，一時也是有些怔忡，上前握了季瑤的手，微微激動道：「姑娘……」

「嬤嬤去端藥吧，我和太太說說話。」季瑤說著就繞過屏風到了床前。

架子床上坐著一個女子，她已然是四十餘歲了，渾身都透著病人頹敗枯朽的氣息，她正掩唇咳嗽著，忽然床前投下一片陰影，下意識抬頭，卻見季瑤立在床前，一時怔了怔，「妳……」

季瑤在時空局待了近十年，在各個時代穿梭了那樣多次，見過形形色色的人，她不該緊張。可偏偏在對上羅氏那雙銳利的眼眸時，她竟止不住的抖了抖，除卻心酸和同情，更對面前的女人多了敬畏。

「瑤兒怎麼來了？」雖喚得親昵，羅氏的語氣卻淡淡的，「阿錦，還不搬繡墩來給三姑娘。」

「女兒來看看娘。」面前的女人身上散發著壓迫感，但季瑤不是初出茅廬的菜鳥，很快就穩住了，順勢坐在了孫嬤嬤搬來的繡墩上，「娘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羅氏手指顫了顫，露出一個笑容來，「好多了，就是咳得難受，瑤兒身子也大好了？」她又上下看著季瑤，見女兒氣色還好，總算不再擔心。

「我好多了……」季瑤略帶局促，為了原主幹的事，有這個反應實屬正常，季瑤也不去刻意粉飾太平，「娘身子好一些了就好，那日的事……是瑤兒豬油迷了心竅，這才衝撞了娘。」

羅氏只是笑，又掩唇咳起來，季瑤忙去給她撫背，「娘好好休養才是。」

咳了好幾聲，羅氏將臉都咳紅了，這才開口。

「妳是我生的，沒人比我更明白妳。咱們季家的女兒，個個都是心高氣傲，絕不會輕易示弱的。」見季瑤鵝鶉一樣坐在自己身邊，羅氏笑得十分慈愛，幽深的目光卻帶了幾分試探，「若是為了不叫妳爹知道這件事，瑤兒實則不必來的。」

季瑤倒也不驚訝，也不怨羅氏這樣想。

除了在母親的事上，原主對旁的事都是十分有主意。而長平侯和妻子感情甚深，他可能的反應知書和司琴都猜得到，何況羅氏？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若是不想給自己爹挨死，那來向羅氏示弱，是最好的法子。

再加上羅氏自知跟女兒感情不睦，才會覺得女兒不是單純來看她的。

今日來看羅氏，季瑤不能說自己沒有私心，但也絕對不是只因為想逃避責罰。

她捨不得一片愛女之心的羅氏難過，再者這是原主的母親，以後也是她的母親。母女間的關係，若因為外人的挑撥而如仇敵，豈不是可惜？

季瑤正想著要怎麼做才能讓羅氏明白自己的心，司琴就先嚷嚷了起來。

「太太，姑娘是真心來看太太的，昨兒個姑娘就想……」司琴對羅氏不信季瑤很不平。

可她尚未說完，羅氏就橫了她一眼，「仗著三姑娘疼妳們，也就沒了規矩？主子

們說話，哪有妳插嘴的分？」

司琴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退到一邊，一副很是委屈的樣子。知書忙拉了下她的衣袖，搖了搖頭，示意此事不是她們倆能夠插嘴的。

季瑤倒是很平靜，輕聲道：「丫頭們不懂事，娘又何必和她們置氣，氣壞了身子可不好了。」又接了孫嬤嬤端來的藥，吹涼了才送到羅氏嘴邊，「娘疑我也是情理之中，我往日做的壞事，如今想來追悔莫及，只想向娘賠不是。」

見羅氏並不拒絕自己，季瑤心中倒是舒了口氣。

「旁的事，娘也就不要再想了，瑤兒自己種的因，自己會將後果承擔的，便是老爺回來要罰，也是瑤兒應該受的。」

給羅氏餵完了藥，季瑤又取了蜜餞給她服下，這才起身道：「我今日如何也放心不下，定要看一看娘才好。現在瞧著娘氣色好了一些，也就放心了。我便不打擾娘歇息，先回去了，明日再來看娘。」

羅氏久久不語，聽到最後一句才抬頭看了季瑤一眼，「妳明日也不必來了。」

季瑤也不反對，乖乖的立在床前答應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興許是見她這樣乖巧，羅氏神色又緩和了些，但語氣仍沒什麼起伏，「身子好全了再來吧，拖著病體四處走，也不怕加重病情。」說到這裡，她又擺了擺手，「阿錦，去送送瑤兒。」

季瑤乖順地披上斗篷出了門，孫嬤嬤一面在前頭引著，一面勸道：「姑娘也別多想，太太疼姑娘疼到了骨子裡呢，擔心著姑娘罷了。」

「嬤嬤不必勸我，我自己造的孽，如今該我自己償還了。」

季瑤半點不惱，羅氏並不拒絕自己的伺候，就說明她內心還是有這個小女兒的，只是給傷得厲害了，難免無法相信，可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，只要自己努力，她必然能明白自己的心意。

「嬤嬤也不必急在一時回來，先看顧好太太才是，我那裡有知書和司琴呢。」

孫嬤嬤頷首稱是，見季瑤逆光而立，那樣子和往日十分不像，只覺得自家姑娘真的是長大了，明白血濃於水的意思了。

待送走了季瑤，孫嬤嬤這才轉進屋裡，見羅氏怔怔的坐在床上，便拉了被子扶她躺下。

「太太又何必呢？今日三姑娘肯來看太太，不是說明姑娘知道錯了麼？太太這般，換了心思細的，這好不容易緩和些的關係又得……」

「瑤兒性子我知道，她若是這麼容易想明白的人，我們娘倆之間，也就不會有這樣多的事了。」

羅氏歎了一聲，看著帳子靜默了一會兒才徐徐道：「阿錦，妳不知，她今日肯喚我一聲『娘』，我聽了真是死了也甘願。只是我一旦想到，她也許是為了不被老爺責罰才來的，心中便止不住的發苦起來。」

她說到這裡，目光陡然深沉了起來，「姜氏真是好大的能耐，竟這樣唆使了我的瑤兒來對付我，莫不是真以為我上了年歲，往日那些手段，就扔得半點都不剩了？」

看著這樣的主子，孫嬈嬈不再言語，但知道二太太的好日子要到頭了。

第二章 二太太有所圖謀

如今天氣還冷，季瑤雖說好了許多，但還是病中，出門被冷風一激，咳了幾聲，將斗篷攏得更緊，上了等在外面的車。

一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，知書便去了小廚房，不多時捧來了一碗滾滾的紅糖薑湯，「姑娘趁熱喝了吧，今日出了門，外頭天冷，只怕是要著涼的。」

季瑤喝了薑湯，昏沉沉的躺在床上，睡醒幾回，聽見自鳴鐘響了十一下，已然到了午時，便不再睡了。

司琴早就從外面取了午膳回來，見季瑤醒了，笑道：「我還尋思著姑娘若是不醒來，就要叫姑娘起身了呢。」

季瑤撐了身子起來，看著兩人把蜜薑絲、野雞鍋子、肉餡小餃子、雙色馬蹄糕、龍銜海棠和四喜丸子，幾碟菜餚交錯擺在炕桌上。

季瑤掃了一眼桌上的東西，挪了挪位置，留出兩個空位來，「我一人吃不了這樣多，妳們陪我一道吃。」

知書推辭，「主子奴才坐到一塊去，這事傳了出去，當心下面的說姑娘沒規矩。」季瑤搖頭道：「我知道妳素來謹慎，不留半點錯處給人抓。只是今日就咱們三人，也不必拘禮。」

見她堅持，兩人也不再拒絕，齊齊坐下了，但仍只是半坐在床沿，好方便隨時起身伺候。

季瑤吃了一會子就說飽了，知書司琴也立時擱了筷子，正要收拾殘羹冷炙，外面已然響起一聲通傳，「二太太來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已然有人聲從屏風後面傳了來，「我的兒，如今可好些了？」

季瑤聽到這叫法，暗暗蹙眉，但也不說話，看著兩個人從屏風後轉進來，為首的那人穿著一身福壽三多襖裙，一張鵝蛋臉，看來十分溫善，髮中的鳳頭金步搖隨著步子顫動著，彷彿要飛上天去了。

知書和司琴雖說動作快，但擋不住通傳之時姜氏已經走到了屏風後面，還是給姜氏看了去，只得尷尬的起身向她行禮，「向二太太請安。」

姜氏目光流轉，「這兩個丫頭雖和妳一同長大，情分甚好。只是在咱們這樣的家裡，主子奴才都坐到一塊去了也是不妥，若是傳到老太太耳朵裡去，妳只怕得被念叨。」

季瑤端詳著面前的姜氏，和原主記憶中的姜氏別無二致——總是溫柔的笑著，說著好似是為她好的話。

姜氏每每和原主說自己疼她，反襯羅氏不疼她，可原主年幼心思單純不明白，季瑤卻已經身經百戰，一想就知道不對。

若真的疼愛，姜氏應該告訴原主羅氏不能養著她的無可奈何，而不是奮力的挑撥著母女間的關係。更何況，那日原主去氣昏羅氏的導火線，正是姜氏在季瑤跟前又說了羅氏的不是。

換言之，說姜氏不是包藏禍心故意要讓羅氏母女之間鬧得不可開交，季瑤都不相

信。

因此，對姜氏的突然出現，季瑤打起了十二萬分精神應付，她抿唇淺笑，「孀子行行好救救命，可萬萬別與老太太說。」又轉頭道：「還不給孀子看座？」

知書趕緊收了炕桌，司琴則去給姜氏搬了一張繡墩來。

姜氏順勢坐在了繡墩上，笑咪咪的道：「我前些日子實在是脫不開身，今日總算是得了閒，又聽說妳已經傳飯，我尋思妳應當沒在休息，便來瞧瞧你。我的兒，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季瑤聽到「聽說妳已經傳飯」，覺得十分不對味，卻還是不動聲色的頷首，「好多了，多謝孀子關切。」說罷，再沒有後話。

這讓姜氏有些詫異。往日的季瑤，只要一在自己身邊，便絮絮叨叨一直沒完，那親昵的樣子，說是母女也不為過，像今日這樣沒有什麼話與自己說，還真是從未有過的事。

思量了片刻，姜氏關切道：「我聽下人說，妳今日去了嫂嫂屋裡？」

季瑤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，換了個舒服的姿勢，決定和她打太極，「孀子來看我，就是為了問這事？」

對於這樣的回答，姜氏臉上僵了僵，旋即笑道：「嫂嫂如今身上不好，孀子這是關心她，更是擔心妳。嫂嫂見了妳，若是更生氣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聽她這語氣，季瑤吃吃的笑起來，又因為笑得急，掩唇咳了幾聲，這才說：「那是我親娘，怎會真心和我置氣？況且我今日不過是去看看娘罷了，又不是去與娘鬧的。總不能這女兒去看親娘，還要孀子點頭同意吧？」

這話一出來，姜氏臉上更是掛不住了。季瑤和羅氏不對盤的事，府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而因為姜氏的刻意縱容，前幾日羅氏被季瑤氣昏的事，在府裡已然傳得沸沸揚揚，若是傳了出去，名聲便要毀於一旦。

現在季瑤的作為卻是硬生生扭轉了局面。

季瑤歪在床上，見姜氏良久不說話，笑得十分乖巧，「孀子，我說錯了話麼？」

「怎會？」姜氏含笑搖頭，「我只是想著，妳也大了，到底是明白心疼嫂嫂了。有一些話我也要與妳說，這十餘年來，嫂嫂雖沒有養著妳，但她是妳的生母，妳照料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，可萬萬不要懈怠。」

這話乍聽是勸季瑤待羅氏好一點，但卻又刻意說出羅氏沒有養著她的事實，若是本來就覺得母親不要自己的原主聽了，定然又要生氣。

季瑤頷首稱是，清亮的眸子緊緊的看著姜氏，「這個自然，即便太太一輩子不養著我，我也不能聽了外人的挑撥，去和太太過不去，好歹那是我娘啊。」

姜氏笑道：「瑤兒這話我卻是不懂了，誰是外人？」

「孀子問我誰是外人？我也不知道誰是外人。」季瑤一面說，一面露出天真的神情來，「孀子覺得誰是外人？」

見她這樣的神情，姜氏就是有話也被堵住了，和一個孩子計較，未免有失風度。念及此，姜氏微微一笑，「咱們家的都是一家人，哪有什麼外人？瑤兒今日說話我是益發的不懂了。」她停頓了下，又笑咪咪的說：「待妳身子好了，就去給老

太太請安吧。」

季瑤乖乖應下，又嬌嬌的撒嬌道：「我這幾日病著呢，孀子替我向祖母告假吧，算瑤兒記著孀子的恩情。」不等姜氏回答，她面露疲倦之色，「瑤兒困了，恕不能送二孀。」

季瑤素來和自己是極為親厚的，今日竟然會下逐客令，實在是奇哉怪也！

姜氏心中懷疑的種子已然破土而出，也不再多留，囑咐了知書司琴幾句，就轉身去了。

待她一走，季瑤才咬牙冷笑起來，旋即看著知書和司琴沉聲叮囑，「妳們記著，若不是老太太堅持，如今二房早就分出去了。她雖是我二孀，卻也越不過我娘去，妳們明白了？」頓了頓，想到姜氏方才的話，「我的膳食又不是讓公中的廚房做來的，我何時傳飯她怎會知道？妳們替我留心著，咱們這院子裡只怕不乾淨。不管怎麼樣，絕不能讓她的手繼續伸到我這裡來。」

回到了自己院子裡，姜氏這才斂去了方才無比慈愛的神色，坐在桌前，咬牙不曾言語，靜默了半晌，才轉向方才陪著自己進季瑤房間的人，問道：「林善家的，今日妳如何看？」

林善家的是個豐腴的婦人，聽到自己被點名，忙躬身道：「太太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妳今日也都看見了，還不知我問什麼？」姜氏反問道，「我瞧著今日三丫頭很是奇怪。」

林善家的附和道：「這話倒是，往日三姑娘將太太放在心尖尖上，言辭舉止從未有過不恭，更是黏太太得緊，休說是對太太，即便是對我們這些下人，也是尊敬有加。只是今日，三姑娘說話卻是夾槍帶棒的，似乎話中有話。」

「她若只是話中有話，我便當她是小孩兒心性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」姜氏慢吞吞的說：「要緊的是她今日竟然主動去見羅氏，還不是去找羅氏鬧的，我思來想去，實在是難以放下心來。」

聽姜氏提到羅氏，林善家的硬生生打了個寒戰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，「太太，這次只怕是有人在姑娘跟前嚼了舌根。這麼多年了，換個不知道的，還以為三姑娘是從太太肚裡爬出來的，若沒人多舌，平白無故的，三姑娘怎會去那位屋中？那位雖說是休養了這樣多年，什麼事兒都不管，但咱們誰能說她強勢果決的心性給磨盡了？」

姜氏附和，「我擔心的就是這點，她年輕那會兒，老太太和她起了多少齟齬，仗著婆母的身分也沒占到半點便宜。即便如今她病弱，沒了當年的厲害，卻也不能掉以輕心。我只怕她被激怒了，要與我一爭，這麼多年我的部署便只能付之流水。」姜氏說到這裡，又摸了摸臉，「我當年也沒有想到有一日能夠將這掌家的大權握在手裡，既然得了，怎有再還給羅氏的道理？三丫頭對我言聽計從，原是我刻意為之，就為了去剝羅氏的心，誰知三丫頭卻來這麼一齣，眼看這母女倆就要和好……妳說，那教唆她的會是誰？」

林善家的道：「會不會是三姑娘身邊的兩個丫鬟？」

姜氏微微露出不屑的笑，「她們？司琴是暴炭性子，什麼話都藏不住，定不是她；知書心思雖是縝密，卻也無力撼動我在三丫頭心中的地位。」沉吟片刻，姜氏低問：「大爺和三爺今日可見過三丫頭？」

「未曾呢，今日大爺和三爺出了正院便去當差和讀書了，大奶奶累了一宿，直接回屋歇息，並未見過三姑娘。」

姜氏頷首，「既然如此，更不會是他們，那麼就只有一個人了。」她說到這裡，眉頭擰成了川字，「趕緊將那人從三丫頭身邊攆了，遲則生變。我苦心孤詣經營了十幾年，怎能讓她幾句話便壞了我的大事！」

幾天時間很快的過去，加入時空局近十年，季瑤早就養成了不睡懶覺的習慣，饒是原主身子沒有完全復原，她仍是醒得很早。

透過窗子，看外面天光熹微，也不知道什麼時辰了，又躺了一會兒，季瑤索性起身，躡手躡腳的要下床。

剛繞過屏風，知書已然迎面而來，見季瑤起身，頓時急了，「祖宗，妳怎麼下床了？還不去躺著？」

季瑤笑道：「我已然好了七八成，直接去學裡也沒什麼要緊的，況且我不過是下床去看看什麼時辰了，妳急什麼？」

「我不急，只是擔心姑娘身子。況且讓姑娘自己去看了，要我們做什麼？」知書將季瑤扶著躺下，又轉身去看了一眼放在黃花梨三連櫃檯上的自鳴鐘，這才轉回去給季瑤掖好被角，同時說：「不過卯時三刻呢，姑娘再睡一會吧。」

也不堅持要下床，季瑤施施然問道：「孫嬪嬪回來了麼？」

「回來了。」知書壓低了聲音，「今日卯時才回來呢，想來太太已然好了許多。姑娘也要養好身子，那日去見太太，太太說了要姑娘痊癒之後再去不是？」

季瑤微微點頭，「妳去傳飯吧，我不願睡了。」接著起身穿了一件小襖，鬆鬆的挽了個髻，坐在床上也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不多時，廚房便送了吃食來。

她草草吃了一碗粥，正在想著心事，又見司琴進來了，司琴一進門就笑道：「咱們姑娘病了一場，也轉了性子，再也不遲起身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她又收拾了碗盤，將東西交給了外面的二等丫鬢。

知書笑道：「只幹活兒，少說些有的沒的。」

司琴做了個鬼臉，笑咪咪的坐在腳踏墊上，「姑娘也別嫌我囉唆，我可是有好事跟姑娘說，我今日可長了心眼，再不是傻丫頭了。」

聽她這樣說，季瑤也給她這個面子，「那傻丫頭今日有什麼好事要說？」

知書掩唇笑起來，司琴憤憤道：「姑娘別使壞，一會子還要求我呢！」她說到這裡，壓低了聲音，「我瞧咱們院子裡的二等丫鬢四兒有些不對。」

季瑤微微一怔，旋即追問：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可瞧得真真的。」見季瑤對這件事很感興趣，司琴頓時就得意的搖頭晃腦起來，「孫嬾嬾回來不多時，我就見四兒出門去了，原本我想著，這幾日姑娘也不愛睡覺了，連帶著院子裡伺候的人也不敢多睡，以為她是出去灑掃的，便打算著過去誇她幾句。誰知我跟出去，就發現她出了院子，我一時不放心，索性跟了幾步，誰知道竟然瞧見她進了二太太的院子。」

「妳瞧清楚了？」知書忙問。

司琴瞪大了眼睛，「我這對招子有那樣不管用麼？」

知書給她噎了一下，也是不好說什麼了。

季瑤卻是微笑起來，「看來前幾日我讓妳們盯著院子裡是對的，咱們這院子裡，果真是乾淨。」

說到這裡，她又沉思起來，早不去通稟晚不去通稟，非要等到孫嬾嬾回來才去……知道對方定有打算，她笑起來道：「妳們去與孫嬾嬾說，就說不拘一會子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許出來。」

果然，約莫到了巳時，院子裡便有人來了。

季瑤正坐在床上看書，就聽見外面有人通傳——

「林家孀子來了。」

聲音剛落下，就有人替林善家的打了簾子，她進來笑咪咪的看著季瑤，「也有幾日不曾見姑娘了，姑娘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「嬾嬾來了？」季瑤擱了手上的書，佯作不解笑道：「今日不用守在二孀身邊了？」林善家的笑道：「哪能呢？今日一來是看姑娘，二來則是二太太吩咐事兒了。」她說到這裡，細細的端詳著季瑤，「姑娘那日裡話裡有話，二太太回屋想了好些日子，總算是明白了什麼，這才命我過來，只是好歹是姑娘院子裡的人，自然要知會姑娘一聲，還請姑娘行個方便，讓我將人帶了去。」

「什麼？」季瑤一派懵懂的樣子，「今日嬾嬾淨和我打啞謎，我不懂。」

林善家的面色頓時僵了，也不敢大著膽子和她槓上，勉強笑道：「姑娘那日裡不是說受了外人挑撥才去和太太過不去？二太太尋思了好幾日，總算是明白姑娘的意思了，指的不就是姑娘屋中的孫嬾嬾？」

「二太太今日已然回過老太太了，老太太吩咐，咱們這樣的人家，總有些下人仗著自己伺候過哥兒姐兒，有了幾分臉面，成日不做正事，帶壞哥兒姐兒們。這樣的人，定是容不下的，姑娘行個方便，讓我攆了那老貨吧。」

連老太太都搬了出來，她們可真是勢在必行啊？季瑤勾出一個冷笑，「連老太太都回過了，可我卻是最後一個知道的？」

林善家的只能尷尬的賠笑，「姑娘這話我可擔待不起，只是尋思著那老貨是將姑娘看著長大的，這不是怕姑娘不好出面嗎？這才請示了老太太，最後來告知姑娘的。」

「若真是怕我不好出面，便不必告知我。」季瑤哼了哼，「又是誰與二孀說是孫嬾嬾調唆我了？只怕也是那等子長舌婦！」

季瑤對姜氏身邊的人素來是尊敬有加，連一句苛責也不曾有，更別說這樣陰陽怪

氣的嘲諷，林善家的表情霎時僵硬，訥訥地對季瑤道：「二太太疼姑娘呢，只怕那老貨將姑娘給帶偏了。況且若不是這老貨的緣故，姑娘怎會做出氣昏大太太這般沒人倫的事情來？」

季瑤橫了她一眼，「妳口口聲聲說是孫嬤嬤教唆我，妳可有憑證？」見林善家的不敢說話，又道：「孫嬤嬤是我娘的陪嫁，即便再有不是，自有我娘管教。嬤嬤憑什麼這樣斥罵？一口一個老貨，不知道的，還以為是主子教訓奴才呢！」

她語氣雖不算重，但什麼意思傻子都聽得出來，林善家的被季瑤拂了臉面，只能咬著牙不敢回話。

就在這時，司琴從外面進來，狐疑問道：「這是出了什麼事？林家孀子怎帶了這樣多的粗使嬤嬤來？」

季瑤指著她笑道：「妳沒見過這陣仗？她們原是來抓賊的，這院子裡的人都是調三窩四、藐視規矩的，我就是這頭子。」

林善家的臉上更是掛不住，強笑道：「姑娘，這是老太太的意思……老太太都發話了，絕不能讓這樣的人留在姑娘身邊，二太太也不敢說什麼不是？」

「二太太自然不敢說什麼，也不知道是哪個挑撥的，讓二太太將這事報到了老太太那裡去，惹得老太太動了氣，小心她的腦袋瓜子！」季瑤罵了一聲。

林善家的也不敢和季瑤再說下去，忙忙起身道：「老奴自去了，若是誤了事，老太太問起來，怕是一頓好罵。」

她說罷就要出去，可與此同時，季瑤也起身道：「司琴，將我的斗篷拿來，我也去。」

司琴不敢怠慢，取了斗篷將季瑤裹得嚴嚴實實。

林善家的忙阻攔季瑤，「姑娘還病著呢，若是病情有所反覆，二太太不得心疼？」

「我自有分寸。」季瑤睨她一眼，「今日老太太和二太太的意思，我哪裡敢拂逆了？只是我這院子裡，也不容妳做主，總是要我親自發話的。」

她疾步走出內室，在外間站定，轉頭看向林善家的，「畢竟我才是主子，嬤嬤妳說是不是？」

林善家的往日總被尊敬著，什麼時候被這樣拂過臉面？一時心中氣得要死，但又不肯真的跟主子打對台，只能悶悶的應了一聲。

季瑤疾步走出門，見抄手遊廊和院子裡都立了不少人，看模樣都是些粗使婆子，顯然是林善家的帶來綁人的。

季瑤望著她們冷笑道：「怎麼？妳們好大的膽子，竟敢闖到我院子來綁人？到底誰是主子？饒是二太太指派，也沒道理在姑娘跟前動粗的！」

眾人一時噤若寒蟬，季瑤咳了幾聲，轉頭看著林善家的。

「嬤嬤一向是有體面的人，我也不叫妳為難。今日當著這樣多人的面，我來替妳們做主。」她說到這裡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「孫嬤嬤是我娘的陪嫁侍女，我娘憐我，將她放在我身邊伺候。她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也自有我娘管教，沒有旁人置喙的餘地。我素日裡對孫嬤嬤也是敬重萬分，絕不敢說什麼不妥的話，遑論像今日這般嬤嬤一口一個老貨的啐她。」她說到這裡，轉而喚道：「司琴。」

司琴忙道：「姑娘吩咐就是了。」

「二太太一口咬定孫嬈嬈調唆我了，孰是孰非，咱們心中清楚得很，可我做小輩的，也不好和二太太對上，只能交給太太。」

「太太還在，我為人女兒的，不敢妄自定奪；二太太身為弟妹，自也該敬重太太。妳請孫嬈嬈去我娘跟前，有冤則伸冤，無冤則領罰。」

說到這裡，她又含笑橫了林善家一眼，「咱們這樣的家裡，從來不冤枉好人，更不該有那等長舌婦嚼舌根的！若認定太太要包庇孫嬈嬈，便去和太太理論就是了。休說今日妳是奉二太太的意思來了，便是老太太和二太太親自來了這裡，我也是這話。」

林善家的臉上立時褪去所有血色，想到了羅氏，更是止不住的打了一個寒戰。見林善家的臉色蒼白，季瑤也知道是震懾住了她。雖不知道羅氏年輕時候是什麼樣子的，但傳言也是聽到不少。

季瑤早就篤定了姜氏沒膽子去跟羅氏鬧，這才以退為進保下孫嬈嬈，若是讓林善家的將孫嬈嬈帶走，只怕孫嬈嬈凶多吉少！

見院中良久沒有聲響，司琴更是愣在原地看著季瑤不出聲，季瑤催促道：「還不去？」

司琴這才萬般不情願的往孫嬈嬈房中去了。

林善家的當然知道季瑤今日不歡喜，忙笑道：「既然姑娘親自料理了院中的不妥，那我也就去回了二太太和老太太。還請姑娘珍重自己，好好養著才是。」

季瑤點頭，看著她走了，吩咐了知書一句，見她去辦事了，自己也不回屋，忙去追司琴了。

剛進了孫嬈嬈的房間，司琴小嘴都要噉上天了，回頭看了季瑤一眼，旋即氣惱道：「姑娘說話淨是誑我們的，還說不和二太太那些人一塊了，誰想到轉頭就要聽她的將孫嬈嬈攆了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！」季瑤歎了一聲，又見孫嬈嬈有些愣愣的坐在床上，忙坐到她身邊，解釋道：「嬈嬈也別往心裡去，我今日是無奈之舉，嬈嬈明白我的。若是讓她們拿了嬈嬈去，只怕嬈嬈非死即傷，可去了正院，雖說不在我身邊，但好歹能讓娘庇護著。」

「姜氏不敢去我娘院子裡鬧，老太太自矜著身分，更不會去。嬈嬈留在我娘那裡，再不濟也是周全了自己。」

「姑娘可得小心，我只怕姑娘著了二太太的道！」孫嬈嬈關切道：「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姑娘若是半點不上心，定是讓她們將我拿去了，而不是把我安置到太太那裡。」

「只是姑娘到底年幼，老太太和二太太又有長輩的身分，她們想做什麼，姑娘也是防不勝防。老爺如今不在家，大爺三爺又不能時常在內幃廝混，這可怎麼辦……」

「嬈嬈不必替我擔心，我都想好萬全之策了。」見孫嬈嬈理解自己，季瑤舒了口氣，笑吟吟握著孫嬈嬈的手，「嬈嬈明白我的心思就好，我還怕嬈嬈和這傻丫頭

一般認為我藏了壞心思。」

聽季瑤這樣說自己，司琴頓時紅了臉，「姑娘笑我！」

「妳不該笑？」季瑤含笑反問，忽聽門響了一聲，抬頭便見知書進來了。

「我說姑娘不在必然來了孫嬤嬤這裡，現下一看果然如此。」說罷，又往季瑤身邊走近兩步，低聲道：「我讓可信的丫頭盯著，那人走了之後，便去了老太太院子裡，只怕又要進讒言呢。而不多時，咱們院子裡又有人出來了，這回是往二太太院子裡去的。」

季瑤微微一笑，「早就明白了。」她又轉頭對孫嬤嬤道，「嬤嬤別擔心，我有萬全的法子處理，只請嬤嬤替我好好看顧太太。」

孫嬤嬤頷首。

第三章 施巧計二房窩裡反

季瑤主僕三人從孫嬤嬤房中出來沒多久，又見一個小丫鬟來了季瑤房中，一進門，她便行了個禮，「三姑娘金安。」

被叫起後，她又笑道：「二太太讓我來知會姑娘一聲，孫嬤嬤被攆了出去，姑娘到底年歲還小，身邊沒個掌事嬤嬤也不好，不知姑娘可有合適的人選。」

季瑤佯作煩惱的樣子，「我自幼便是孫嬤嬤伺候，也不知道該找誰才好。」又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，「既然孀娘讓人來問我了，那便說不得將林善家的借我幾日使使。」

那小丫鬟面露驚訝之色，還是點頭答應回覆姜氏。

等到了午後，季瑤吃了午飯，又覺得有些犯困，索性躺在了床上想要睡一覺。

正昏昏欲睡之際，忽然聽見有人在身邊輕輕道：「姑娘才吃了飯就睡，當心克化不動，積食就不好了。」

微微掀開眼皮，見林善家的站在跟前，季瑤漫不經心的問：「孀子同意嬤嬤來我身邊當差了？」

林善家的笑起來，圓臉上淨是親厚之意，像是沒有上午的事一般，「二太太最是疼愛姑娘了，莫說是要我來姑娘身邊當差，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太太也得摘來。」

見她說得這樣親昵，季瑤擠出一個笑容來，心中卻是搖頭。

這話給原主聽，她興許還信，但自己卻是絕對不會信的。姜氏是原主的孀娘，若有幾分疼愛姪女，也不是說不過去，但一旦做得太過了，誰都知道是別有用心。這世上雖有善心人，但大部分人都是無利不起早的。

不過季瑤也沒有心思去戳破這拙劣的謊言。

「嬤嬤既然來了這院子裡，可要守著我的規矩，莫要給我生出什麼事端來。」她坐了起來，關切似地說：「可有下面的給嬤嬤安排住處了？」

「這個自然。」見季瑤全然沒有了上午的冷嘲熱諷，林善家的提起的心也漸漸放了下來。

想來早上三姑娘毫不留情是因為拿人的事沒知會她，小孩兒脾氣上來了。就算孫錦那老貨有能耐調唆，也不能真的給三姑娘造成多大的影響，畢竟三姑娘可是跟二太太親近了那麼多年。

「既是如此，嬾嬾也就好好去休息吧，我一直是司琴和知書伺候的。」季瑤說道：「嬾嬾只需管著底下人就是了，知書和司琴的事，不必再多管，自有我看著她們。」林善家的頷首稱是。

這時外面小丫鬟通傳一聲，「二姑娘來了。」

門前香風拂動，已然有一個和季瑤年歲相仿的少女進來——正是季家的二姑娘季珊。

她和季瑤不太像，但也是個美人胚子。比起季瑤容顏的明艷逼人，她卻自有一番說不出的韻味，彷彿涓涓細流，看來有幾分溫婉。

「二姑娘。」知書和司琴都屈膝向她請安。

林善家的上前攜了她，笑得十分親熱，「二姑娘是擔心著妹妹今日才過來吧？」

「我娘都將她放在心尖尖上了，讓我來看看她，我哪裡敢不來？」她淡淡開口，看了一眼季瑤，反倒是笑起來，「我都不知道，咱們家三姑娘原來是個紙糊的人，哭一哭就能病倒了，看來日後還是少和大哥三哥說話才是。」

季瑤在心裡翻了個白眼，心道這樣小的姑娘，說話竟如此冷嘲熱諷。不過季瑤本著成年人的基本素養，也不和這個同樣處在中二病時期的小姑娘針鋒相對，懶洋洋的靠在了迎枕上，「不慎染了風寒罷了，和大哥三哥沒有關係，若是姊姊真的這樣想，不如日後不要和咱們季家的爺們說話了。」

季珊能大刺刺的說出這樣傷人的話來，全是因為被寵壞了。

季珊乃是姜氏所出，只比原主大一個月，而由於原主自幼依賴孀娘，所以原主也會去討好姜氏的女兒，時時捧著她，久而久之，季珊骨子裡便生出了一股子優越感，感覺自己比季瑤強了很多。

換言之，原主這個長平侯府正正經經的小姐，在季珊眼裡跟寄人籬下的小可憐差不多，這才讓她這樣的不客氣。

不過季瑤和原主卻是截然不同的人，本著成年人的風度，她不會和一個孩子計較，但不能容忍季珊用對待原主態度對待她。若是季珊不知收斂，她也不介意好好教一教季珊做人的基本道理。

聽季瑤疏離的語氣，季珊霎時震驚得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

從她記事以來，這長平侯府的管家權就在自己母親手中，更不說老太太最疼她，所以別人捧著她是理所當然的事。除了大伯父長平侯之外，季珊還真沒怕過這侯府裡的誰，對於季瑤討好自己也是覺得天經地義。

所以現在聽了季瑤這無所謂的語氣，心裡有點不痛快了。

屋中一時尷尬了起來，林善家的見季珊臉上忽紅忽白，忙打圓場，「姊妹之間不好好說話，說那些不相干的人做什麼？」

她又攜了季珊的手勸告，「二太太讓姑娘來，不就是替三姑娘解悶兒的？不坐在一處說說笑笑，反倒是離得那樣遠做什麼？咱們府裡誰不知道兩位姑娘最是親厚了？」

依著原主的性子，此時只怕早就樂顛顛的迎上去了，但季瑤歪在迎枕上，看著季珊有些不情願的坐在床上，也不去拉她，反倒是含笑看著林善家的。

林善家的心臟一顫，頓時想到了今日上午的事，忙問：「三姑娘這是怎麼了？」
「今日風大，嬾嬾也不怕閃了舌頭？」季瑤問道，又垂了目光，「嬾嬾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？若是不知道，叫林善來，我與他說。」

林善家的一怔，強笑道：「姑娘這是在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什麼，嬾嬾不知道？」季瑤笑吟吟的問道，上下打量著林善家的，「嬾嬾也是孀子身邊的老人了，怎的連這些都不明白？傳了出去，便是孀子的不是。」林善家的也沉了沉眉，不說話了。

倒是季珊十分不快，蹙起好看的眉頭，「妳今日怎麼了，說話夾槍帶棒的？若是有氣，怎的不拿腦袋碰牆去？欺辱下人，算什麼本事？」

季瑤神色不變，含笑問道：「我欺辱下人？原來在二姊姊心中，我就是會欺辱下人。」說到這裡，她哼了哼，儼然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，「我就是欺辱下人了，妳能如何？我早和林善家的說了，入了我這院子，便要守著我的規矩。若是犯了事，我不好處置，送去給二孀料理就是。」

見季珊臉色青了青，季瑤又笑道：「我是妳妹妹，妳半點不向著我？況且她說了混帳話，妳也裝作沒有聽到？還要我再重複一次？」她慢慢開口，「誰是不相干的？我可不知道誰是不相干的，生我的娘和我不相干的，和我一母同胞的兩個哥哥也是不相干的。那誰和我是相干的？我就是赤條條一人，比不得妳們都有相干的人。」

見林善家的臉色蒼白，季瑤斜睨了她一眼，「念嬾嬾是二孀身邊的人，我只當什麼都沒有聽到，只是再沒有下一次了。」

林善家的頷首稱是，季珊卻恨恨地咬了咬牙。

「季瑤，我竟然不知道妳是這樣伶牙俐齒，極善搬弄是非的人！」

季瑤聞言，嫣然一笑，「原來二姊姊今日才知道？看來妳我也是白白交好了一場，二姊姊連我的秉性也不曉得。」

沒想到她能說出這樣不要臉的話來，季珊牙都咬酸了，要和她吵時，被林善家的拉住了。

「三姑娘病著呢，二姑娘生什麼氣？」

季珊素來被嬌寵著，讓季瑤話中有話的一諷刺，早就怒氣攻心，林善家的卻來阻攔，令她頓時冷笑道：「才到了這院子呢，便渾然忘了自己根在哪裡？」

林善家的不料季珊竟然斥罵了自己，心中暗罵季珊是個沒腦子的，但面上只能賠笑道：「三姑娘病著呢，說胡話不是？二姑娘惱什麼？況且姑娘是姊姊，和妹妹置氣，豈不是失了風度？」

季瑤見季珊如此模樣，明白她是被寵昏了頭，以為這世上誰都是她媽要慣著她，不動聲色的給林善家的拉了一把仇恨，「嬾嬾攔著姊姊做什麼？讓姊姊氣壞了，孀子怕會心疼。嬾嬾疼我一場，我也是明白的。」

季珊冷冷的看了林善家的一眼，「妳要仔細——」

林善家的是兩邊不討好，更明白季瑤這是在借刀殺人，心中更是害怕起來，忙拉了一把季珊，「姑娘少說幾句可好？」

聽她話中有央求之意，季瑤心中暗笑。

正巧知書從外面進來，見了這樣的場景，笑道：「我方才還聽見有大鴉叫喚呢，吵得人心煩，如今怎的沒了聲響？別是被人給捉了。」

這話一出來，季瑤立時柳眉倒豎，「沒臉的東西！妳說誰是大鴉！」

季瑤抿了幾分微笑，「姊姊和丫鬟置什麼氣？顯得自己不莊重。知書再有不是，有我管著呢。」又笑吟吟的看著知書，「還不去給二姑娘賠不是？」

季瑤氣得要死，哪裡聽得下知書的賠不是？轉頭橫了一眼季瑤，「季瑤，妳敢縱容丫鬟和我過不去？妳好得很！」

說罷，又橫了林善家的一眼，怒氣沖沖的出去了。

季瑤慢條斯理的說：「嬾嬾還不去送送？好歹是孀子親生的，妳是孀子的陪房，總不能看著二姊姊這樣離開。」

若是聽不出季瑤的意思，林善家的這腦子可就白長了，狠狠的咬著牙，卻也不敢說季瑤的不是，只好追了出去。

見她二人出去，司琴指著知書笑起來，「妳這話說得真巧，我從沒見過二姑娘這樣氣惱的樣子，心中實在是歡喜極了，讓她在咱們家姑娘跟前充主子！」

知書只是微笑，又看了季瑤一眼，後者笑道：「知書，妳今日做得很好，只是需要小心，可別以為林善家的在咱們院子裡是個好相與的。」

知書頷首稱是，又從衣袋中取了一張疊好的宣紙遞給季瑤，「昨兒個便料理出來了，只是今日早上事兒太多，忘記給姑娘了。」

季瑤接了在手，上面以無比娟秀的簪花小楷寫了好些名字，季瑤匆匆看過，笑道：「我如今最慶幸的便是教了妳們讀書認字。」

將宣紙收到枕頭下面，她讓司琴將妝匣捧來，從裡面選了一支嵌鴿血紅赤金簪，把東西遞給了知書，「妳今日做得很好，我將這東西送給妳了，妳明白我的意思了？」

知書握了那金簪在手，笑咪咪的說：「她若是鬧起來，姑娘才更是得意，這叫請君入甕不是？」

季瑤只笑不語。